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 HERMES

尼采注疏集

刘小枫 ● 主编



奥弗洛赫蒂 (James C. O'Flaherty) 等 ● 编

# 尼采与古典传统

Studies in Nietzsche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田立年 ●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尼采注疏集

刘小枫 ● 主编



# 尼采与古典传统

Studies in Nietzsche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奥弗洛赫蒂(James C. O'Flaherty)等 ● 编

田立年 ●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尼采与古典传统 / (美) 奥弗洛赫蒂等编; 田立年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5

(经典与解释 尼采注疏集)

ISBN 978-7-5617-5249-4

I. 尼… II. ①奥…②田… III. 尼采, F. W. (1844~1900) — 哲学思想—研究 IV. B516. 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27238号



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企划人 倪为国

丛书主编 / 刘小枫

特约编辑 / 何家炜

美术编辑 / 吴正亚

### Studies in Nietzsche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by James C. O'Flaherty, Timothy F. Sellner and Robert M. Helm

Copyright © 1977 by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Published in the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27514 USA, [www.uncpress.unc.edu](http://www.uncpress.unc.edu), and Shin Won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06-564 号

经典与解释 尼采注疏集

## 尼采与古典传统

(美) 奥弗洛赫蒂 等编

田立年 译

统 筹 储德天  
责任编辑 审校部编辑工作组  
责任制作 李 瑾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http://www.ecnupress.com.cn) [www.hdsdbook.com.cn](http://www.hdsd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9887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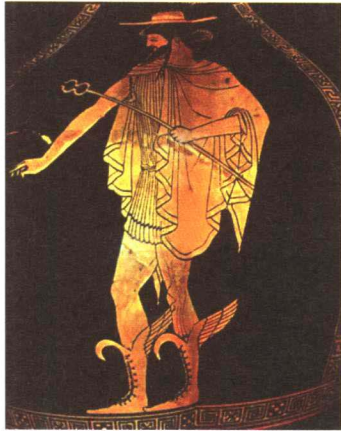
印 刷 者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x 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1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5249-4 / B·307  
定 价 34.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HERMES**  
尼采注疏集

Opera Nietzscheana  
cum commentariis  
in Chinese Translations  
刘小枫 主编



##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死者的向导，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解释学（Hermeneutic）一词便来自赫耳墨斯（Hermes）之名。

##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20世纪40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50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40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80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80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



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90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译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竟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 “尼采注疏集”出版说明

尼采是我国相当广泛的读书人非常热爱的德语作家，惜乎我们迄今尚未有较为整全的汉译尼采著作集。如何填补我国学园中的这一空白，读书界早已翘首以待。

“全集”通常有两种含义。第一个含义指著作者写下的所有文字的汇集，包括作者并未打算发表的笔记、文稿和私信等等。从这一含义来看，意大利学者 Giorgio Colli 和 Mazzino Montinari 编订的十五卷本“考订版尼采文集”（*Nietzsche Sämtliche Werke*，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n 15 Bänden，缩写 KSA，实为十三卷，后两卷为“导论”、各卷校勘注和尼采生平系年），虽享有盛名，却并非“全集”，仅为尼采生前发表的著作和相关未刊笔记，不含书信。Giorgio Colli 和 Mazzino Montinari 另编订有八卷本“考订版尼采书信集”（*Sämtliche Briefe*，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n 8 Bänden）。

其实，未刊笔记部分，KSA 版也不能称全，因为其中没有包含尼采在修习年代和教学初期的笔记——这段时期的文字（包括青年时期的诗作、授课提纲、笔记、书信），有经数位学者历时数十年编辑而成的五卷本“尼采早期文稿”（*Frühe Schriften: Werke und Briefe 1854—1869*；Joachim Mette 编卷一、二；Karl Schlechta / Mette 编卷

三、四; Carl Koch / Schlechta 编卷五)。

若把这些编本加在一起(除去 KSA 版中的两卷文献, 共计二十六卷之多)全数翻译过来, 我们是否就有了“尼采全集”呢?

Giorgio Colli 和 Mazzino Montinari 起初就立志要编辑真正的“尼采全集”, 可惜未能全工, Volker Gerhardt、Norbert Miller、Wolfgang Müller-Lauter 和 Karl Pestalozzi 四位学者在柏林—布兰登堡学园(Berlin-Brandenburg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支持下接续主持编修(参与者为数不少), 90 年代中期成就四十四卷本“考订版尼采全集”(Nietzsche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44 Bände, Berlin /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67—1995, 共九大部分, 附带相关历史文献)。我国学界倘若谁有能力和财力全数翻译, 肯定会是莫大的贡献(最好还加上 *Supplementa Nietzscheana*, 迄今已出版七卷)。

“全集”的第二个含义, 指著作者发表过和打算发表的全部文字, 这类“全集”当称为“著作全集”(KSA 版十五卷编本有一半多篇幅是尼采 1869—1889 的未刊笔记, 尼采的著作仅占其中前六卷, 未刊笔记显然不能称“著作”)。尼采“著作全集”的编辑始于 19 世纪末。最早的是号称 Großoktavausgabe 的十九卷本(1894 年开始出版, 其时病中的尼采还在世), 前八卷为尼采自己出版过的著作, 九卷以后为遗稿; 然后有 Richard Oehler 等编的 Musarion 版二十三卷本(1920—1929)、Alfred Bäumler 编订的 Kröner 版 12 卷本(1930 陆续出版, 1965 年重印)。这些版本卷帙过多, 与当时的排印技术以及编辑的分卷观念相关, 均具历史功绩。

1956 年, Karl Schlechta 编订出版了“三卷本尼采著作全集”(Werke in 3 Bänden, 附索引一卷; 袖珍开本, 纸张薄、轻而柔韧, 堪称精当、精美的“尼采著作全集”)——尼采自己出版的著作精印为前两卷, 卷三收尼采早期未刊文稿和讲稿以及“权力意志”遗稿。

KSA 版问世后, Karl Schlechta 本因卷帙精当仍印行不衰——迄今已印行十余版(笔者所见最近的新版为 1997 年), 引用率仍然很高。

Karl Schlechta 本最受病诟的是采用了尼采胞妹编订的所谓“权力意志”遗稿(张念东、凌素心译本,北京:商务版 1991)——由于没有编号,这个笔记编本显得杂乱无章(共辑 1067 条),文本的可靠性早已广受质疑。KSA 版编辑尼采笔记以年代为序,从 1869 年秋至 1889 年元月初,长达近二十年(七至十三卷,近五千页),其中大部分不属遗著构想,所谓“权力意志”的部分仅为十二和十三卷(十三卷有贺骥中译本,漓江出版社 2000;选本的中译有:沃尔法特编,《尼采遗稿选》,虞龙发译,上海译文版 2005)

有研究者认为,尼采并没有留下什么未完成的遗著,“权力意志”(或者“重估一切价值”)的写作构想,其实已见于最后的几部著作(《偶像的黄昏》、《善恶的彼岸》、《道德的谱系》、《敌基督》)——尼采想要说的已经说完,因此才写了《瞧,这个人》。按照这种看法,尼采的未刊笔记中并没有任何思想是其已刊著作中没有论及的。

研究尼采确乎当以尼采发表的著作为主——重要的是研读尼采或充满激情或深具匠心地写下并发表的文字。此外,尽管尼采的书好看,却实在不容易读(首先当然是不容易译),编译尼采著作,不仅当以尼采的著作为主,重要的是要同时关注注释和解读。

我们这个汉译“尼采注疏集”含三个部分:

1. 笺注本尼采著作全集——收尼采的全部著作,以 KSA 版为底本(其页码作为编码随文用方括号注出,便于研读者查考),并采用 KSA 版的校勘性注释和波恩大学德语古典文学教授 Peter Pütz 教授的“笺注本尼采著作全集”(共十卷)中的解释性注释

(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采集法译本和英译本的注释——Gilles Deleuze/Maurice de Gandillac 主编的 Galimard 版法译全集本主要依据 KSA 版;英文的权威本子为“剑桥版尼采著作全集”);

2. 尼采未刊文稿——选编重要的早期文稿(含讲稿和放弃了  
的写作计划的残稿)、晚期遗稿和书信辑要;

3. 阅读尼采——选译精当的文本解读专著或研究性论著/  
文集;

由此形成一套文本稳妥、篇幅适中、兼顾多面的“尼采笺注集”,虽离真正的“汉译尼采全集”的目标还很遥远,毕竟可为我们研读尼采提供一个较为稳靠的基础。

“尼采注疏集”是我国学界研究尼采的哲学学者和德语文学学者通力合作的结果,各位译者都有很好的翻译经验——这并不意味着译本无懈可击。编译者的心愿是,为尼采著作的汉译提供一种新的尝试。

刘小枫

2006年5月於

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  
德语古典文化与宗教研究中心

## 中译本说明

尼采研究大致有两个方向：要么深入细致地解读尼采的某部作品，要么抓住他的某个思想发挥性地阐发开去。后一类尼采研究，无论论文还是专著、文集，都很多，前一类却很少见到——朗佩特的《尼采的教诲》（解读《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尼采的使命》（解读《善恶的彼岸》）堪称这方面的佼佼者。如果注疏性地解读尼采的某部作品，就更难了，Andreas Urs Sommer 解读仅仅 5 万多字的《敌基督》的“哲学—历史的注疏”，几近七百页（外加八十多页文献和索引），这样的尼采研究简直凤毛麟角。

尼采在《朝霞》前言中说到，古典语文学的基本品质在于缓慢阅读。

语文学是一门让人尊敬的艺术，要求其崇拜者最重要的是：走到一边，闲下来，静下来和慢下来——语文学是词的金器制作术和金器鉴赏术，需要小心翼翼和一丝不苟地工作；如果不能缓慢地取得什么东西，语文学就不能取得任何东西。但也正因为如此，语文学在今天比在任何其他时候都更为不可或缺；在一个“工作”的时代，在一个匆忙、琐碎和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时代，在一个想要一下子“干掉一件事情”、干掉每一本新的

和旧的著作的时代,这样一种艺术对我们来说不啻沙漠中的清泉,甘美异常:——这种艺术并不在任何事情上立竿见影,但它教我们以好的阅读,即,缓慢地、深入地、有保留和小心地,带着各种敞开大门的隐秘思想,指头放慢一点,眼睛放尖一点地阅读……(《朝霞》,前言 5,田立年译文)

我们今天阅读尼采,同样需要遵循尼采的如此教诲——缓慢阅读,因为尼采自己就这样阅读西方思想史上的前人。

尼采不仅是古典语文学家,对古典作品下过“小心翼翼”的阅读功夫,对近代以来的经典作品也无所不窥,因为他始终以这样的态度来阅读前人。

由于听信了谣言,我们一直以为,尼采是个西方传统的破坏者。其实,尼采自觉地肩负起重整衰颓中的西方文明的使命——尼采在自己的著述中涉及到的古典作家相当多,即便只言片语,也不是信口开河,而是基于他“小心翼翼”的阅读功夫。尼采究竟如何看待西方的古典传统?在我看来,关注尼采与西方传统的关系,是尼采研究中最值得开拓的领域,对于我们把握西方传统具有无可估量的意义。

可惜,即便在西方学界,尼采研究虽然文献汗牛充栋,关注尼采与西方传统的关系这一大问题的,委实不多(Werner J. Dannhauser 的《尼采的苏格拉底观》[1974]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晚近的成果则有 Paul Bishop 主编的长达近五百页的文集《尼采与古代》[2004]),而我们的“尼采注疏集”如果要选译研究文献,除了解读和注疏尼采的专著之外,最值得翻译的,当然是尼采与西方古典传统之关系的研究成果。

七年前,我在东京的一家旧书店遇见眼下这本文集,如获至宝——田立年博士醉心尼采有年,在德国柏林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时,跳进尼采研究文献的大海畅游了整整一年。本书能约请

到他来翻译,实乃幸事——立年放下自己即将杀青的专著来翻译本书(提职称不知又要耽误多少年),让我非常感动。

立年翻译向来认真,本书引文的翻译分别参用了多种现有中译本,但据本书原文有不同程度的改动(尼采著作引文中译所参考的中文本见“尼采著作简写表”),译注文字也参考了大量中文文献和一些西文文献,虽未一一注出,功夫藏在身后。

本书是文集汇编,涉及面相当广,加之作者文风不一,翻译难度可想而知——为尽量减少失误,由李致远编辑性地校阅了译稿,郭翠霞同学则帮忙制作了《悲剧的结构与绘画艺术》一文中的图表,谨此致谢。

刘小枫

2007年3月



## 尼采著作简写表

### 尼采著作单行本

**GT** *Die Geburt der Tragödie*

《悲剧的诞生》，内文中译参漓江版赵登荣译本

**U** *Unzeitgemäße Betrachtungen*

《不合时宜的沉思》

**MA** *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

《人性的，太人性的》，内文中译参六点版魏育青译本

**S** *Der Wanderer und sein Schatten*

《漫游者及其影子》

**M** *Morgenröte*

《朝霞》，内文中译参六点版田立年译本

**FW** *Die fröhliche Wissenschaft*

《快乐的科学》，内文中译参漓江版黄明嘉译本

**Z**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内文中译参漓江版黄明嘉译本